庸庵文外編

無錫薛福成叔耘

書周官卝人後 壬辰

余讀周禮夏官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乃知三代以前未嘗不修礦政也假令古之聖王不以礦務爲兢兢則荆揚州之金三品梁州之璆鐵銀鏤雍州之球琳琅玕奚自而納貢而大宗伯所掌之圭璧琮璋璜琥又奚自而給用哉漢書地理志州郡有銅官鐵官者凡數十處迄於唐宋未嘗不開采五金晚明以後始漸廢

不講耳。余謂數百年來。中國礦政之大厄有二。一則明季萬歷年間之征礦稅也。當時並未嘗察礦苗集礦丁。興礦利。不過宦官四出。追脅官吏。搜括民財。俾若輩盡肥囊橐。而上僅需其餘潤。是科斂也。非開礦也。一則光緒初年華商之集礦股也。西洋諸國興辦一事。有立公司招商股之法。當時風氣初行於上海。凡稍通聲氣之商人。及無業游民。動輒稟請通商衙門。允其開礦。遂藉為集股之微幟。數十萬金。一朝可致。彼乃恣其揮霍。飲博聲伎。窮極奢豪。或僅聘一礦師。入山探視。或遠購機器。未及半途。而商本早罄矣。是售詐也。非開礦也。中國

之礦．閱此兩大厄．於是上之有權者．不能不禁開礦．以邀時譽而慰輿情．下之有財者．相率視開礦爲畏途．不敢稍出其餘資以博後效．而中國礦政．從此無振興之日矣．夫以中國之大．言利者攘臂抵掌．高談礦務．惟開平之煤．漠河之金．稍著微效．其餘則皆已覆轍相循．是何也．彼但知視開礦如掘窖．而不知視開礦如耕田也．今即有一最旺之金礦於此．如欲設立公司．則購地有費．開硐有費．鎔鍊有費．運兌有費．製機器有費．聘礦師有費．造室廬有費．雇夫役有費．必須一一詳審．措注合宜．終歲勤劬．通校出入．始獲稍有贏餘．藉商糾集貲本．

所獲不逮什一之利．偶不節用．而折閱且踵之．夫礦產雖豐．視如良田可也．視如金穴不可也．良田一歲不耕．則不能得穀．良礦一日不挖．則不能得金．江源之沙．燦然多金．貧民淘沙者．竭終日之力．所得之金．往往與爲耕農爲工藝者相等．甚且稍不逮焉．此亦造化自然之理．不明斯道則敗矣．或謂耕田之利最微．若開礦僅如耕田．亦奚以開礦爲哉．應之曰．此乃所以爲天地之美利．國家之大利也．夫開一礦．仰食者不下數萬人．或數千人．果能養數萬人．是不啻得十萬畝良田也．能養數千人．是不啻得一萬畝良田也．當此人多田少．民窮財

盡之時，安得廣開諸礦，為天下多擴良田乎，必能如此然後窮民有衣食之源，而禍亂於是乎不生，境內之財不流溢於海外，而國家於是乎不貧。

書漢書惠帝紀後 癸酉

漢高帝欲廢太子。常曰太子仁弱不類我。四皓對高帝曰。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班氏贊惠帝曰可謂寬仁之主。獨悲其遭呂太后虧損至德。薛子曰。人主之美德莫如仁。仁之失毗於弱。然惠帝實三代下守成令主。惜乎其享年不永也。世或以惠帝不能防閑太后。爲仁弱之明證。誤矣。夫太后佐高帝定天下。制韓彭。猶如縛嬰兒。譎詐悍戾。用事已久。爲之子者。欲力制之。必受奇禍。欲婉諫之。又不見聽。設令文帝處此。亦惟養晦避禍而已。大抵家庭之變。雖聖人遇

之未必無遺憾。惠帝所遭之艱。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且帝之處太后。亦何可及哉。帝怒辟陽侯行不正。則下之獄。而太后慚不能言也。在位七年。諸呂未嘗用事。及帝甫崩。而台通產祿。相繼封王。高帝諸子。相繼幽死。辟陽侯且爲右丞相。居宮中癸則知惠帝在時。太后猶有所嚴憚而不敢逞。其維持匡救之苦心。後世所不盡知者也。至其內修親親。外禮宰相。聞叔孫通之諫則瞿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雖三代賢主。無以過之。七年之間。如除挾書律。議除三族罪。妖言令。舉民孝弟力田者。皆法令妨吏民者。若令享國長久。其治當不在文帝下。

且帝天資仁厚殆非文帝黃老之學所及也若乃親睹太后之暴憂傷感憤自促其生此則仁者之過耳惜哉惜哉班氏贊之曰仁主曰至德所以推尊者蓋至而悲之者微矣太史公不列惠帝於本紀蓋謂其有位無權非致其貶實悲其遇其亦猶班氏之旨也夫

曾粟誠云此文爲惠帝設身處地確有甚難之處至其表章惠帝之德援證精確論斷平允可云讀書得間

書漢書高后紀後 癸酉

漢惠帝時。張皇后無子。太后命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帝崩。太子嗣位。四年。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太后幽殺之。立孝惠後宮子宏爲帝。其諸子皆爲王。太后崩。大臣誅諸呂。相與陰謀。以爲少帝諸王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蓋嘗綜而攷之。惠帝凡七子。曰前少帝也。太后所名爲皇后子者也。後少帝也。弘也。不疑也。朝也。武也。太也。大臣所斥爲呂氏子者也。而實則皆惠帝後宮美人子也。後儒不察。襲謬踵誣。並信爲非劉氏子。嗟乎。惠帝諸子。不幸身逢奇禍。又蒙冤終古。豈不

哀哉。且大臣之陰謀曰。少帝諸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他人子。令孝惠子之。目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審如是。則惠帝之有子。帝皆及見之矣。帝豈肯以他姓子爲嗣者哉。彼諸大臣欲杜後患。必滅惠帝嗣而後已。史記漢書於高后紀與周勃傳。一再著之曰陰謀。書法可謂微而顯矣。不然。豈有主神器者非劉氏子。而齊王起兵與文帝卽位。一書一詔。皆不指斥及之。蓋其說僅出大臣陰謀之口。非天下之公言也。雖然。大臣得爲是謀者孰教之。太后教之也。惠帝卽位。太后欲立張皇后。虛中宮者四年。帝之生子。

嘗在立后之前。又以其非嫡出。不早正其名位。帝崩。始取美人子。名爲皇后子而殺其母。逮驟聞怨言而復以殺其孫。於是張皇后無子之名轉顯於天下。天下知皇后無子。卽可幷疑惠帝之無子。知少帝非皇后子。卽可幷疑諸子之非惠帝子。訛言一布。萬喙莫辨。至令藐焉諸孤。相率就死而莫之哀。愚哉太后。慘哉大臣之心也。陳平臨終戒子孫曰。吾世卽廢。終不能復起。以吾陰禍多也夫。所謂陰禍者。其卽此類也夫。其卽此類也夫。

按外戚傳。惠帝崩。留侯子張辟彊謂丞相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夫僅曰無壯子。則帝之有子明

矣．但未壯耳此出自當時羣臣之口．可爲惠帝有子之實證．蓋惠帝壽僅二十三．勢固不能有壯子．太后畏大臣爲變．於是定計假庶作嫡以鎮人心．而不知轉授大臣以口實．至盡誣爲呂氏子而莫能解免．張皇后亦被佯爲有身之名．至幽廢十七年以薨．太后詭謀之不臧．固可深鑒．獨以惠帝之仁賢而得此報．是可哀也．又識

曾渠誠云．熟玩此文．始知少帝諸王．確係惠帝之子．毫無疑義．後世諸儒．如張晏劉伯莊等．誤徇舊說．又從而爲之辭．可謂讀書鹵莽者矣．

書漢書文帝紀後 癸酉

文帝後後元年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漢書皇后崩皆書月日張皇后獨不書日不成喪也不曰崩而曰薨用廢后之例也皇后廢必書於帝紀而張皇后廢不書廢后薨不書於帝紀而張皇后薨獨書蓋文帝與諸臣以卑廢尊於名不順故諱之諱之故實廢而名不廢名不廢故以皇后書之也書法之精審如此薛子曰文帝三代下賢主也然於此有慚德矣且帝以代王入繼惠帝之統惠后親則帝嫂義則母后也后若得罪宗廟不妨明詔天下稱祖宗以廢之否則尊尊親親之禮烏可闕

哉。且大臣旣誅呂氏。不難推刃於其幼主。與其諸弟。當是時也。豈不欲并后除之。然卒獲無恙者。必其無瑕可摘。且素孱弱無能爲也。呂太后崩。少帝孤立。后以帝母之尊。不聞下一詔。出一言。以主持外事。則其傑然不能爲有無亦明矣。帝亦豈不知后之孱弱。無待防閑。且惠帝早崩無後。后煢煢無依。宜矜而禮之以爲名。顧猜嫌之情。不能自克。諸臣亦以惠帝嗣滅統絕。必有謂惠后喪葬禮宜從殺者。蓋非特以廢后禮待之。直以失國之后待之而已。嗟乎。自古藩王入纂大統。當斷斷示人以謂我自得之。不知自得之。則統不正。統不正而名不可

問矣宋太宗不爲開寶皇后發喪當時議之後世疑之吾不意文帝之賢而猶蹈此失此黃老之學所以異於三代賢聖之主也夫

曾栗誠云文帝雖賢然於得失之際往往不能自克觀其以朱虛東牟侯初欲立齊王稍抑其功[illegible]可槪見惠后處嫌疑之地帝不能以禮相待不得謂之無疚此文論斷極其平允

書漢書外戚傳後一 癸酉

漢惠帝時宣平侯張敖尚魯元公主有女呂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為皇后帝崩兩少帝相繼嗣位后絕不與聞外事太后崩中外紛擾后仍不問外事大臣誅諸呂立文帝滅少帝諸王惟置后居北宮薛子曰人之欲厚其私親也必不若其自為謀之摯愛其子為擇賢婦以配之此自庶人以至天子皆然呂太后多雄略又於公主女相習久蓋已擇之稔矣且呂太后時產祿擅將相大權設令太后先立呂氏女配惠帝呂氏女種性剛忍奮其譎悍怙寵攘權一旦太后晏駕必且臨朝

稱制。與產祿相表裏。當此之時。雖有朱虛絳侯等。何益。幸而選立張氏女。不襲太后所爲。諸大臣與呂氏喋血宮門。后未從中發難。稍掣大臣之肘。安危所繫。豈其微哉。且安知非后之嚴與呂氏絕。俾無內主以敗哉。不然。使后稍與呂氏相往來。則朱虛東牟清宮之際。后必與少帝偕死矣。其猶得以故后居北宮哉。然則漢室之不危。張皇后未嘗無助也。雖然。太后立后時。豈必留意及此。彼特自念春秋高。惠帝仁弱。設令中宮襲我所爲。上之侵己宮府大權。下之帝受其鈐制。恐爲梁趙王之續。否則選立諸功臣女。功臣挾后父之貴。且與呂氏爭權。

張敖素以愿稱其女又柔愨靜默以謂是足配帝而無憂矣后傳又言后無子太后使佯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爲子不知后立未久宮中事皆太后制之帝將崩而后無子乃宣言皇后有身以尉天下后挙太后命育惠帝子亦猶後漢馬后之撫章帝耳夫奚足爲后過自古宮闈之中賢否是非大抵悉視其遭際與子姓之盛衰以爲衡或淑慝而蒙詬病或險慝而蒙榮名諸史之失實多矣豈獨張皇后也哉

曾栗誠云讀書當具特識所謂論其世也熟玩此篇則讀二十四史之后妃諸傳皆可迎刃而解不至爲

古人所欺矣

書漢書外戚傳後二 癸酉

惠帝立姊女爲皇后苟悅以爲乖於禮而忒於人情其說當矣然以余攷之后蓋非魯元公主所生也漢書高帝二年敗於彭城道逢孝惠魯元載之以行馬疲虜在後嘗蹶兩兒欲棄之滕公嘗下收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蘇林注南方人謂抱小兒爲雍樹計是時惠帝方六歲公主亦十歲左右耳迨五年秋張敖嗣爲趙王魯元公主爲王后其年尙幼計其生女當已在高帝七八年惠帝四年立后七年帝崩若后果爲公主之女其寡居之年不過十二三耳外戚傳云太后欲其生子萬方終

無子。雖曰以重親故。不亦太早計矣乎。且惠帝年二十。始行冠婚禮。太后欲早得嫡孫以繫人望。吾意其時后年當已及笄。故太后亟望其生子。以此觀之后蓋張敖前婦之女。非公主所生明矣。或者公主素賢。撫如己出。故太后視之。亦無異公主所生耳。又按高后八年。以魯王偃早失父母。年少孤弱。迺封張敖前婦子侈爲信都侯。壽爲樂昌侯。以輔魯王偃。太后之於公主。用情可謂摯矣。公主既薨。則憐外孫而及其異母之兄。公主倘在。必因憐婿而及其前婦之女。椒房之親。尊寵無匹。與其使他族得之。毋甯使張氏得之。公主之子雖孤立無助。

而有姊在中宮有兒爲夾輔庶足庇賴於無窮此太后之隱情也史記外戚傳云呂后長女爲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爲孝惠皇后固未明言后爲公主所生漢書采錄史記舊文辭義過簡乃云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若后卽公主所生者蓋傳聞稍遠漸失其實矣然其誤不自班孟堅始漢杜鄴對哀帝曰呂太后權私親屬以外孫爲孝惠后蓋太后專寵之私爲諸大臣所深疾后既被廢或竟誣后爲公主所親生以著惠帝瀆倫蔑禮卽以明后之當廢沿訛既久莫察其實不知惠帝守文良主而叔孫通以知禮自命者也複道之築帝且因通言

而懼。豈有親爲姊女而毅然娶之。叔孫通不據禮以諍者哉。然則惠帝之納后。爲合於禮乎。曰。后與公主有母女之名矣。則亦與帝有舅甥之嫌。惠帝惟不知遠嫌。故被之以瀆倫失禮之名而無可解免。然固不至若是之甚也。是故禮莫先於遠嫌。

曾栗諴云。三魚堂日記亦疑惠后非公主之女。而未引伸其說。及熟玩此篇。則后非公主所生。竟是鐵板注腳。后之初立年已在十五六。迨惠帝崩時。后年當十八九。所以太后萬方欲其生子也。所以取後宮美人子爲子而人信之也。夫惠帝旣娶張敖前婦之女。

原與公主無涉其實無甚可譏但無解於舅甥之名耳結筆論斷最爲精當

後漢書皇后紀云。桓帝立梁皇后。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鴈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漢舊儀曰。聘皇后黃金萬斤。呂太后爲惠帝納魯元公主女。故優其禮爲二萬斤。王莽傳。莽以女配平帝爲皇后。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有司所指。亦即孝惠故事也。大抵漢四百年中。惟孝惠張后。孝平王后。孝桓梁后。以聘入中宮。其餘皆自妃嬪得立。雖孝昭上官后。孝宣霍后。位已前定。然亦先入宮爲倢伃。後乃得立。惟惠帝即位四年。年已二十。冠婚之禮並舉。

太后又以外孫之故。倍加張后以隆禮。遂爲後世聘后者所依據。孝平孝桓皆循用之。此三后者。皆不能昌其世。豈所謂天道虧盈。物忌太盛者邪。然張后以帝室之甥王侯之女。躬膺重聘。正位中宮。獨無驕貴擅寵之事。嘗攷孝昭上官后。孝宣霍后。孝成許后傳。皆稱其以盛寵顓房宴。甚至隔絕後宮。不能進御。孝武陳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而張皇后傳但云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是不過太后盼得嫡孫之意。並未及后之擅寵也。且惠帝多後宮美人。屢見於史。至文帝十二年。猶有出宮得嫁者。則后不倚恃太后之勢。過絕

嬪御。已可概見。蓋張敖與魯元公主。皆性謹愨。后得之以處椒房。故能避權讓寵。與陳上官霍許諸后稍異。厥後太后臨朝。后益遠避權寵。蓋其素性然也。或謂太后始之寵后。如此其隆。晚年何獨不付以外權。豈知太后秉性剛毅。雖未嘗不重兒女之私情。獨至勢分稍逼。即骨肉至親。不能無幾微嫌忌。則太后之寵后於前。與抑后於後。皆理之固然。方東牟侯清宮之際。或於此時遷后北宮。然后聞代王已入即位。若自知遠嫌。當無不早自退居之理。其在北宮十七年中。宦官宮妾之侵侮。必有非人所能堪者。卒能順受以終其天年。蓋觀其始之

善處尊寵即卜其後之善處危辱也五行志乃謂惠帝四年十月乙亥凌室災丙子織室災是月壬寅太后立魯元公主女爲皇后天戒若曰皇后亡奉宗廟之德將絕祭祀其後后果無子噫劉向之說何其偵也夫子之有無不係賢否若謂災祥之應由人事感召此特爲有位與權者言之是時宮府大權皆屬太后雖惠帝不過徒擁虛位后以弱齡甫入漢宮善惡皆無由表見而謂即致天戒此蓋漢之君臣幽廢惠后以後傅會之辭劉向沿習之而不察耳然其所指摘不過如是亦愈足證后之無過矣且漢人於后之撫育庶子斥之曰佯爲有

身以著后之挾詐。后本張敖前婦之女。誣之曰公主所生。以明惠帝之瀆倫。此不過欲自掩其幽廢母后之罪耳。劉向班固在一二百年後。已不能辨其是非。張晏註漢書。見后喪葬不如禮。竟以私意揣測之。曰后黨於呂氏。故不曰崩。余悲後世溝猶瞀儒。動爲前人所欺。專以禍福論往事。剿襲陳說。一倡百和。迄數千年而莫之能悟。最爲害理傷義。是故不能不詳辯之。以例其餘也。

書漢書外戚傳後四 癸酉

前漢諸后雖多以重親得立然未嘗不選才德容貌如孝武陳后稱佳人見長門賦孝成許后擅文譽是也宣平侯女既非公主所生驟獲正位中宮殆不盡由太后之私愛必其容德有足稱帝意而厭時望者史記索隱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張皇后名嫣集韻嫣美貌一曰長也古之命名往往實有所指顏師古駁謐說疑其臆撰不知謐在師古前數百年未必不多見古書且謐之爲人亦非造僞書者后傳云太后欲其生子萬方蓋后之入宮年已及笄則其時之能承帝寵明矣夫惟審后非公主

所生。而其年與容之大略可知。知后年與容之盛。則配惠帝時已非幼稚。帝乃得多置後宮美人以廣似續。而后之能讓寵可知。后本非失寵。而始終不問外事。則其能避權可知。由此推之。太后時宮中濁亂。后能葆躬遠嫌。儵然不滓。其難可知。文帝時。后居危疑之地。而能柔愼以終天年。不至若陳許諸后之橫被蜚語。霍趙傅諸后之躁忿自戕。其難更可知。以賢若此。族望如彼。所謂有土王侯之女。足以體至尊者。惟后當之無愧。惠帝在位。后母儀天下者四年。而文帝與諸將相皆惠帝臣也。乃乘諸呂之亂。斬帝之嗣。廢帝之配。悖盭孰甚焉。文帝

雖廢后居北宮吾料帝意必有慼然不安者故於元年復封故魯王偃爲南宮侯名爲續功臣後實欲推恩后弟以示天下此帝之深於黃老之學也張敖之後自偃續封迄於漢末二百年不絕外戚恩澤未有若是之久者后既薨喪葬雖不如禮或者帝知公論難違稍追禮之以爲名既葬之安陵旋祔之惠帝之廟故其薨得書於文紀仍正孝惠皇后之號與諸廢后不同也抑余又攷禮記哀公問疏云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不親迎從左氏義蓋惠帝在高祖季年年已十六似無不納妃之禮而外戚傳未著其人豈其所納

者.卽宣平侯女邪.或者議禮未行.適遭高祖之喪.斯時三年喪禮未廢.故惠帝必待卽位四年而始立后.若是則張皇后實高祖所選矣.夫惠帝四年所立.與爲太子時所聘.若果卽一人.則后始立之時.其年尤不止十五六云.

書漢書外戚傳後五 癸酉

武帝得立爲太子長公主有力焉因娶主女爲妃及即位立爲皇后后擅寵驕貴則有之其被廢以巫蠱獄非信讞也按後漢書桓譚傳云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張湯傳云湯治陳皇后之獄深竟黨與上以爲能遷太中大夫合此二說觀之則陳后實無大過而武帝以子夫故必欲廢后張湯等希上指坐女子楚服等以巫蠱祝詛其爲深文周內無疑而巫蠱之說亦從此起訖武帝世紛紜者數十年所陷王侯將相不可選紀衛子夫雖登尊位亦竟與

其子同死於巫蠱。驟至喋血長安。幾肇大亂。甚哉。天道好還。而人主之喜怒賞罰。不可以縱私慾也。況夫婦大倫。爲教化所自始。其可輕於舉廢也哉。然武帝雄才大略。縱情聲色。實厭苦皇后之善妒。不欲受其中制。因廢之以抑其勢。而后之無罪。帝自知之。故其告長公主曰。后雖罷退。供養如法。厥後司馬相如作長門賦。謂陳后復得幸。或疑文人夸誕之辭。然攷后廢時。年不過二十五六。尚未至色衰愛弛。則后雖別在長門宮。而帝不時臨幸。亦理勢所或有。熟玩相如賦語。多望幸之意。似帝與后有成約。而其後久曠不至者。后廢後又閱十四五

年而薨。薨時年蓋逾四十矣。相如作賦。其在后之既年乎。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不得不藉一賦以回帝眷。帝固好色兼好文者。蓋惟相如能作此賦。亦惟帝能知此賦也。

黎蒓齋云。長門賦。相如文之最工者。孟堅好文。獨遺此賦不錄。亦不載陳皇后奉金求賦事。殊不可解。豈果相如自爲文以諷。非后求之。若楚辭後語所疑耶。

書漢書外戚傳後六 癸酉

昭帝卽位。上官安因丁外人納其女爲皇后。年甫六歲。其後上官桀安父子謀反伏誅。后以霍光外孫得不廢。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爲窮絝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惟皇后顓寢。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薛子曰。昭帝之無後。霍光不能無罪焉。五行志謂上有明哲之性。而光亡周公之德。允矣。且光受遺詔。輔少主。宮府之責。皆在宰相。光於此有三失焉。自古未有六歲卽立爲皇后者。上官安譎計希寵。而光不能止。一也。父謀反而其女仍居

后位光於此等大事但知徇私二也昭帝春秋已富而光遏絕嬪御但令幼后顓寢致絕繼嗣三也大抵光之秉政公私雜用總之不學無術而已余觀孝惠孝昭二后早寡無子大略相同張后謹慤無過因太后之遺怨致幽廢以終其身上官后父以才逆伏其辜賴霍光爲外助獲享尊位四十七年豈非有幸不幸與然觀霍光之廢昌邑王太后珠襦盛服坐武帳中出語簡重氣象嚴毅殆不愧將門之女厥後爲夏侯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知其漸漬於禮教者深矣此又霍光善選師傅講導之力也

書漢書外戚傳後七 癸酉

許后之廢非其罪也后在位十餘年並無大過而王氏之黨恐以日食星變罪及王氏乃歸其咎於許后而攻之不已蓋后以元帝外家之女而兼椒房之重故王氏忌之尤深迨趙飛燕姊妹譖訴於內王氏賓客攻訐於外又有太后主持於上而巫蠱之獄成矣故許后之廢非其罪也厥後以乘輿服物賂遺于長交通書記至受其侮嫚而不辭此則不能無罪然斯事發於王莽而太后使人白之上則安知獄吏無文致之辭邪夫王氏羽翼已成天子孤立於上雖以椒房之親且不能相保吁

其危哉。

書漢書外戚傳後八 癸酉

余於前漢得賢后二人焉。一曰孝惠張皇后。一曰孝哀傅皇后。哀帝時。董賢得幸。其女弟爲昭儀。皇后日疏於帝。桓譚說后父傅晏曰。昔武帝欲立衞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晏入白皇后。如譚所戒。董賢果諷人誣奏后弟傅嘉。逮捕下獄。考求傅氏及皇后罪過。無所得事。乃解。班史傅皇后傳不載此事。其亦以后爲莽所廢。眩於禍福之說邪。薛子曰。傅皇后可謂賢矣。其爲人謹慤靜默。殆與孝惠張皇后等。且宮闈

之中。一失勢則言動皆過矣。況有陰伺而振暴之者。其能免者幾何。張后能自全於北宮幽廢之時。傅后能自免於椒房默處之日。其守身安命。有足尚者。烏虖。女德莫先於無過。前史所稱賢后妃者。未必盡能無過也。不能無過。且以爲賢。而況無非無議者乎。

書漢書外戚傳後九 癸酉

漢自高祖帷薄不修。文帝衽席無辨。而宮闈之政不肅。然惠昭哀平短祚者四帝。其中宮皆以稚齡寡居。而頗有貞靜之德。婉瘱之操。平帝崩。王皇后年僅十四。昭帝崩。上官皇后年僅十五。惠帝崩。張皇后年約十八九。哀帝崩。傅皇后年約二十以外。此四后者。皆居位未久。早罹鞠凶。傅后遽為王莽所廢殺。張后既廢。久居北宮。薨年蓋逾四十矣。上官后宗族夷滅。雖號稱太皇太后者四十年。實已近於貴而無位。王后憤漢之亡。身死尤烈。其所處之境雖不同。然皆能謹守禮法。居危疑之地而

無過可摘值興亡之會而其志彌堅外此則高后元后封殖外家景后以醮婦挾險詖而弋尊位與陳衛霍趙諸后之驕侈淫妒皆無論矣即竇太后好言黃老亦以干與朝政嫉害儒術貽譏後世豈惠昭哀平四后秉性獨賢與無他席寵盛者多佚志履艱危者有憂思憑權寵者易驕盈茹哀苦者常斂約也若夫王皇后抱平帝之慼痛漢室之亡始終一節以王莽之神姦而不能奪其志亦且敬憚哀傷之比漢兵入而赴火以死貞烈之風千載下猶想見焉洵足爲漢二百年宮壼增光矣雖然身爲漢后睹其父之篡漢天下而心滋不懌彼亦知

其父之欲行簒弑而以己爲餌也此則中人以上之婦人稍知內夫家外父母家之義者多能惡之然則曹操之女楊堅之女徐知誥之女皆有幹蠱之賢聲與孝平王皇后後先濟美非皆其父激之也哉

書漢書元后傳後 癸酉

元后非有意於亡漢也。哀帝崩。太后卽日駕幸未央宮取璽綬。起王莽於久廢之中。畀之大權。何其陰鷙果決若是。孝成許后趙后。孝哀傅后。皆廢於太后之手。不旋踵而皆殺之。又何忍也。余始疑太后性雖柔謹。而漢祚之移。或與聞焉。既而思之。王氏謀弱漢室久矣。特假太后爲傀儡耳。彼受其弟姪輩之愚弄而不自知也。及莽篡弑之械已成。太后亦無如之何。至於擲璽流涕。悲不自勝。則已晚矣。彼千古婦人之外夫家內父母家者。其亦少知所鑒邪。

蕭敬甫云。漢書書後十餘篇。援證精確。攷異斷疑。均有獨見。實發前人所未發。即以文論。亦有翩翩搖曳。揮灑自如之致。此合考據辭章爲一手者也。

書五代史唐家人傳後 庚辰

唐莊宗既即帝位。尊其生母曹氏爲太后。而嫡母劉氏稱太妃。夫人劉氏起自婢妾。位次第三。立爲皇后。而嫡夫人韓氏爲淑妃。余攷其時。劉氏擅寵已久。其尊生母而貶嫡母也。所以爲立劉后地也。欲立劉后不得不貶嫡室。因先貶其嫡母以樹之的。夷狄之道。違禮傷化一至此哉。自古嫡后或以罪罷斥。或無寵見廢者有之。韓夫人爲莊宗嫡配。餘二十年。而劉氏以賤妾居其上。莊宗諸子將不以韓氏爲母。是嫡也而庶之矣。嫡也而庶之。是不妻其妻。因貶妻而及母。是不母其母。不母其母。

則忘其父。不妻其妻。則褻其身。三綱於是蕩焉無存。而皆欲崇嬖妾之一念為之也。劉后佞佛黷貨。譏戮勳臣。兵民怨叛。卒以亡唐。甚矣人主之不可有所溺也。莊宗一溺於女寵。斁綱常。誤國是。百戰經營之天下。一朝而喪之。身死家滅。為天下笑。豈不惜哉。豈不惜哉。嗚呼。又何其得之難而失之易也。

吳摯甫云。辭簡義精。深入半山之室。

書明史熹宗懿安張皇后傳後 丁亥

明代家法越漢軼宋如高慈馬后之仁厚開基誠孝張后之倚任賢相莊烈周后之躬殉國變賢矣而余謂賢德尤難及所處尤不幸者莫如熹宗懿安張皇后閱嘗詳繹明史兼攷明季諸稗史后以嚴正明哲之才配熹宗昏騃之主當客魏權傾薰灼屢以宮中法繩客氏又於帝前刺魏忠賢過失嘗與趙高以諷帝由是客魏交恨潛結中外百端傾陷密圖廢后屢瀕於危致隕元子夫后豈不知客魏未易猝去而顧甘蹈危機以撼之誠不忍見帝受其煬蔽以禍天下也迨熹宗大漸天下大

勢盡在忠賢。忠賢陰懷逆謀。欲立魏良卿子爲嗣。后密勸熹宗召立莊烈帝。并戒莊烈隱爲之備。遂誅兇豎。不動聲色而有回天之功。使明之宗社危而復安。其才德有大過人者。甲申之變。都城已陷。帝命周皇后自盡。復遣人以帛遺懿安皇后。倉猝不得達。宮中鼎沸。后自縊未殊。而賊已入后宮。賊渠李巖者。與后同籍開封。以世家子陷賊中。號能行仁義。乃保護后。俾得從容自盡。夫后之爲人。非濡忍不能引決者。祇以所居僻左。聞變已遲。幾遇窘辱。若一落賊手。則急切欲死不能矣。豈不危哉。幸得李巖保護。蓋天不欲賢明盛德之后。或遭意外

之險而亦有明列祖列宗之默爲呵護也后與周后雖稍須臾先後死其爲殉國則一然周后之死薄海悼慟異代欽仰后之死則當時衆情已若淡忘即福王時追謚莊烈帝后太子獨不及懿安皇后何也蓋周后與帝同崩爲天下所指目后以皇嫂退居別宮擾攘之際衆情所不遑問故置之若有若無之列也抑當日傳聞亦有異辭焉熹宗舊妃任氏者魏忠賢所納以開后寵者也方賊入宮任妃盛飾迎賊曰我熹宗皇后也賊遂狎之於是遐邇譁言懿安后從賊矣賊既西奔任妃流轉民間仍自稱熹宗皇后穢聲大播有司遞送入都我

世祖章皇帝惡其淫亂賜死并召舊閹王永壽使視之永壽一見駭曰此任妃也由是張皇后之誣始白向微永壽一言則覆盆之冤終古莫辨矣然因此事在人耳目一時播於海內見於野史者亦遂異說紛紜有謂城破時懿安皇后青衣蒙頭徒步出宮者有若爲尊者諱不忍明言者亦竟有疑后隨賊西行者順治年間遂有天津妖婦張氏自稱懿安皇后糾衆舉兵之事浮言惑衆愈出愈奇今但觀王永壽之言及明史所載李巖護后自盡事則異說不辨自明且后傳載

世祖章皇帝入燕京命太監曹化純以甲申十月朔合

葬后於熹宗陵則后之死得其地死得其時確無疑義
矣攷后生死受誣大抵皆閹黨所爲天啓時忠賢及其
黨揚言后爲海盜孫二之女賴帝眷未衰得不廢忠賢
既誅其黨尚布滿宮中未嘗不思報復賊之入后宮也
計必有羣閹指引者所以迅疾不及防若此儻不遇李
巖則殆矣任妃固忠賢死黨其欲甘心於后已久無怪
其爲此譸張也羣閹復因任妃事而傅會之士大夫之
素爲閹黨者亦爭傳之迨其說流衍既廣則雖本無成
見者亦疑莫能明矣閹黨之毒甚於流寇一至此哉然
究竟后之賢德不可掩而其遭際之艱則較諸后爲尤

不幸矣。

書黎靜圃先生年譜後　戊子

遵義黎先生諱安理，字靜圃，以乾隆四十四年舉人，家居授徒餘三十年，晚乃官永從縣學訓導，旋知山東長山縣，此其自訂年譜，而於官長山後闕焉，余友蒓齋，先生孫也，光緒戊子，蒓齋由日本使署郵眎福成，福成讀之數周，書其後曰：爲慮憂患者，成德之基，立名之階，受祉之府也，先生幼遭不造，備歷險艱，日夜奮智焦神，以劬於躬而養於家，孝於親，盻盻然如恐不給，若儒若農若商若醫，先生以一身兼涉其涯，而不常厥業，藉博旨甘殽膳之資，僅免隕越，而勃谿之聲，死喪之戚，疾病之

憂又叢迫焉先生順受不驚苦心經營調護無形遂紓家難而慰親心既興於鄉從學者漸衆堯然負一鄉之望雖仍終歲孑孑而勉持門戶家庭底豫志稍遂矣迨作令長山譜雖無考而其後有賢子孫科第繩繩繼世發聞爲黔右族蔴至持節東瀛駸駸嚮用光顯未艾謂非先生之積勑韞藉不可也大抵窮苦幽愁天所以磨礪善人之具而勤懇孝謹亦人所以敬迓天休之源由今以觀先生所以處憂患者無遺憾而天之所以報先生者有由來矣抑余觀先生每上公車僅攜十數金以行雖例得馳驛而征塗數千里往往皆徒步爲想見昔

時承平之象前輩耐勞之風今世之士其能若是哉吁其可及也哉

合肥蘇氏族譜序 癸未

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其後或以國或以邑或以官謚字各別爲氏族而朝廷專設之官以奠繫世辨昭穆故凡神明之後歷數千年而傳緒甚明則三代重世族之效也秦漢以後王侯將相崛起草澤幾不能自舉其先世而譜牒亦稍闕焉至魏晉以九品官人矜門戶審族地寖成風俗迄於有唐譜學最盛而攀傳假託之端亦由斯而起廬陵歐陽氏撰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其紀諸名家之世蓋詳然不免與正史牴牾蓋歐陽氏據各家私譜而未及刊正亦可見當時競務穿鑿以相夸

耀。有糾之不勝糾者矣。夫三代之制邈矣。秦漢之間。官失其守而譜學亡。自魏晉以迄隋唐。私譜繁興。譌謬相仍。而譜學益亡。後之纂族譜者。與其傅會無稽。不如闕所不知。昔狄武襄不祖梁公。識者韙其質直。豈惟不苟爲依託。抑不欲自誣其先人也。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有裔子曰樊。爲昆吾。得姓曰己。夏時爲諸侯伯。其後氏曰蘇顧温董。周有忿生。爲司寇。封於河內。而蘇氏始大。眉山蘇洵所作族譜後錄。既詳述之。其錄曰。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風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寇忿生。而

凡蘇氏皆宗昆吾樊然則蘇氏數千年之派別括於此矣洵與其子軾轍以文學政事顯名當世而眉山之蘇始鬨於天下厥後歷元明以迄於今蘇氏支族流衍海內其所出岔莫可殫究然溯其先則一也光緒九年合肥蘇得勝將修宗譜請序於余且稱合肥之蘇明以前無可攷明初有諱旺者從太祖征伐有功授忠顯校尉守禦北平都司卒於官歸葬城東三里子孫遂家焉其後有宗軾者始創宗譜越二百餘年而支派愈繁不修恐散佚失序余惟得勝以樸勇應募從今大學士合肥李公轉戰江南北積功至記名提督蓋能大蘇氏之家

聲而燾其族者。今又重修宗譜。則敬宗辨世之要。莫先於是。得勝其謹纂所知。而闕所不知可也。夫攀追先民於曠遠之世。於實無徵。於義無取。若夫詳輯所聞。以上合三代與繫世之遺意。俾後人得賡其緒以相嬗於無窮。是乃得勝之責也。是卽所以燾蘇氏之族者夫。

寄龕文存序乙酉

國朝康雍之間桐城方望溪侍郎獨以樸學治古文辭繼明歸震川氏以上接韓歐陽之緒至乾隆中葉而姬傳姚先生踵起先生親受業望溪弟子劉君大櫆及其世父編修君範其論古文曰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缺一不可一時著籍門下高第弟子各以所習相傳授自淮以南上泝長江西至洞庭沅澧之交東盡會稽南踰服嶺言古文者必宗桐城號桐城派其淵源所漸遠矣厥後流衍益廣不能無𠜫弱之病曾文正公出而振之文正一代偉人以理學經濟發爲文章其閱歷親切迥出

諸先生上早嘗師義法於桐城得其峻潔之旨平時論文必導源六經兩漢而所選經史百家雜鈔蒐羅極博文選一書甄錄至百餘首故其爲文氣清體閎不名一家足與方姚諸公並峙其尤犖然者幾欲跨越前輩余謂自桐城派盛行而海內假託者亦衆近世高材生言古文者或遂厭棄桐城然以文正之賢不能不取義法於桐城繼乃擴充以極其才然則桐城諸老所講之義法雖百世不能易也夫古文之由來遠矣自昌黎迄今千有餘年作者曾不數家其閒蓋非無篤志者矣而或未得其傳得其傳矣或限於時與地而程功致力之不

能深且久則皆不可以至然苟非瑰奇鴻博絕特之才則雖得其傳與時與地或能至而不必成能成而不必造其極甚矣古文之難言而作者之不數數覯也會稽孫君彥清砥行績學治古文有聲光緒十年冬彥清將自梓其文都爲四卷曰寄龕文存徵序於予逾歲復來趣之益力予讀彥清之文擩嚌百氏淵中彪外馳騁不可抑遏集中頗見規橅史漢及六朝駢儷之作蓋其聲光駿發非桐城繩檢所能束縛也然以彥清所有如復能默究義法奮追曩哲茹精斷微屢變益進則傳世行遠其又可量邪予願彥清斂才抑氣深思有得擴其所

已能。研其所不足。古之作者。不難至也。予壯歲獲遊曾文正公之門。粗聞緒論。顧以世事役役。大懼不能卒業。羨彥淸之才之敏而知其必不鄙棄予言也。故道予志所欲就而未逮者以勗之。

全氏七校水經注序 戊子

往余好研經世之學。以謂天下要政。莫先養民。方今水旱頻仍。西北尤甚。蓋農政不脩。由水利不講。攷之未詳。措之無具。未有能濟於時者。竊願潛搜博討。默究時地之宜。以斷勿窒於用。治之數年。才譾力弱。世事牽率。卒卒未遑卒業。迄今有餘愧焉。自昔言水之書。首稱禹貢。次則班志司馬氏續漢志。攈摭無法。已不足據。惟范陽酈善長氏水經注。敘述源委。瞭如指掌。而於漢晉以來。陂塘隄堰之屬。具載興廢。儻能參稽古蹟。隨宜經畫。用俾冀兖青徐雍豫諸州之域。咸成沃壤。其爲功豈淺也

哉宋元以來此書已無善本朱鬱儀所校盛行明代然其訛錯淆亂去俗本亦不甚遠也

國初顧閻胡黃諸老並治水經拾遺訂謬時有所得何義門沈繹旃繼之而集其成於全謝山先生先生閎覽碩學著述數十種水經一書尤生平所致力者校於揚校於杭校於粵經七校而始有完書剖別經注改易次第採諸家之長補原文之佚補明煥發頓還舊觀當時定本未及刊行輾轉流傳入於有力者之手而先生之功轉晦其後趙東潛戴東原各有校本多所是正而不知皆先生為之先導也余備兵浙東訪求先生手槀不

可得惟得王氏艭軒重錄本艭軒亦未見原書特從盧氏槀本林氏副本槀本參合補綴而成之者同年董君覺軒家藏是編復以殷氏張氏殘鈔本校之而知艭軒之書往往據戴改全與先生自作題詞兩相牴牾頗失其舊且分別大小注乃先生之創見原書大注亞經文一格小注亞大注一格艭軒所鈔高下互易者綦多亦未能一一釐正也歲戊子余以董君之本命書院高材生合趙戴二本重加校訂仍請董君總核之數月畢功付諸削氏有志之士精心研究即謂得見先生之定本可也且謂得見酈氏之原本亦可也夫酈氏當分割之

世。戎馬稍暇。作爲此書。其徵引宏富。文章家之資糧也。沿革明晰。攷據家之津筏也。而其有裨於水利農政。實經濟家疆理天下之書也。世顧可忽乎哉。刊成。余奉簡命陳臬湖南。行有日矣。爰敘刻書大指弁於簡端。其板即庋崇實書院。俾公同好焉。

代曾侯相忠孝錄序 辛未

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此賢者不得已之舉也。當咸豐四五年閒。粵寇横於荆揚之境。無錫王君恩綬以知縣發湖北。將謁行省大吏。而武昌被圍。巡撫陶文節公嬰城固守。勢且岌岌。城中官吏爭請大府符檄出外請援兵。稍稍引去。君至則城閉不得入。益陽胡文忠公時以布政使統兵城外。固留君。君不可。縋城入。明日城陷。遂與陶公同殉。君之子變亦從死焉。議者曰。子之侍父。無適不從。方王君慷慨以陷危難。變固無不從之理。獨王君於湖北。未有官守。而又初至。宜若可以不死。設令因胡

公留城外而相隨殺賊。未嘗不可奮有樹立也。即不然。而稍遲迴以入。其誰議之。予謂不然。往者粵寇初發難。值海內承平久。所至望風而靡。其或責在戰守。而能以死殉職者。固不乏人。至其分可以無死。則甘蹈死而不慄者尠矣。人習於苟媮非一日。往往臨危之際。巧伺形便以為趨避。至於相師成風。莫與禦寇。而其身之敗辱亦隨之。此時事所由不振也。夫聖人之道之在天下也。天下之人皆跂而不及。則雖矯以稍亢而不為過。以王君力扶頹俗。而不恤以身先之。毋亦有苦心存焉。抑非得已而不已也。方武昌之克而復陷。予適引孤軍。與賊

相持江滸。屢奮屢蹶。飽嘗艱危。當此之時。所仗以鼓人心者。祇此舍生取義之說。與二三同志申明而倡率之。俾人人奮於殺賊。而不以利害爲計。聞王君之事。益令人敬慕不能置云。今

朝廷褒忠之典。有加無已。而君父子忠孝之大節。既炳於天下。歲辛未。君之次子庭楨。以所輯忠孝錄徵言於予。予觀君之摯性穆行。具載錄中。獨其所以必死之故。有未詳者。故予復推君之志以敘之。

代曾侯相丹陽束氏族譜序 辛未

丹陽束氏。宗晉尚書郎晳。晉書載束氏之先。出自漢太子太傅疏廣。廣曾孫孟達。新莽時避難。始去疏之足爲束。自尚書郎晳以文學起家。而束氏始顯於世。其後由陽平再遷而居合肥。宋建炎中。有諱振祖者。官統領。扈蹕南遷。是爲丹陽束氏之始祖。世居三城里。其子孫或徙他鄉。而三城實爲大宗。按其譜系。以學行政績節義著者。累累有之。予惟漢晉之衰。士大夫避兵江左。冠蓋文物。至六朝稱盛焉。宋之南渡。自公卿百執事以及故家右族。相率從遷。其留北者。洊遭金元之難。燹夷摧蕩。

百無一存自是人文萃於東南而吳中實多舊族其最著者若吳氏顧氏錢氏陸氏范氏名賢接迹千有餘年不替其次若丹徒張氏金壇于氏溧陽史氏吳縣彭氏常熟蔣氏翁氏武進惲氏莊氏趙氏無錫秦氏華氏亦皆聲施焯然豈非涵濡世澤者久而才賢之興因之稱盛與東氏世居丹陽溯其望雖未能與吳中諸舊族齒然繼世亢宗所從來者遠矣予承乏江表適丁亂離之後獲見一二名家遺裔彬彬儒雅學行敦美爲想曩昔人文之盛令人神往不置邇者郡邑修輯譜系比姓相望蓋亦鳩召亡散振舉先緒之一端同治十年秋束允

泰季符以重修族譜請序於予。季符辛酉拔貢。篤雅劬學。將所謂繼世亢宗。以振東氏之緒者邪。予既嘉季符之請。又樂夫江南諸舊族。甫離兵革。即相與修明收族敬宗之典。以漸復曩昔人文之盛也。於是爲之序。

代李伯相日本某居士集序 戊寅

光緒三年。畿輔山西河南饑。其明年。日本某居士賫來餽饑甿以粟。余既感其意而謝之。就與語。閎豁無涯涘。蓋篤雅劬學士也。既乃眎余文稿遊草詩草及日記各卷。讀竟。敘其簡端曰。古之以文章傳者。得山川之助而益奇。太史公周覽天下名山大川。其文豪宕有逸氣。杜子美崎嶇秦蜀。舉可喜可愕之境。悉寓之於詩。蓋山川之靈。不能終閟。而士輒有以自見。或抒情紀事。鑱刻萬彙。不獲山川之助。亦無以擴其趣而孕其奇也。居士生東國。徧遊境內名山水。浮海至中華。登之罘山。濟於大

河。再適吳越故墟。泛舟西湖返過太湖之包山北抵京師。西訪洛陽長安古帝王之都。入蜀。沿江而下。至夏口。乘輪艦以達吳淞。凡所歷太行嵩華終南之高。崤函劒閣棧道之險。瞿唐巫峽荊門洞庭之驚湍怒濤。莫不近覼遐矚。躬攬其勝。故其文含咀道味。瑰辭奧義。閒見疊出。其詩思騫韻遠。擺脫塵垢。不履近人之藩。豈非以所閱者博。得山川之助者多邪。夫亦其襟抱廓然。異於人人。故能躡屩遠遨。若是之勤且果也。余聞日本海東舊國。其俗近古。其傳有先秦以來未見之書。其士多恢奇博辯。往往遺世獨立。徜徉巖壑以頤其志。居士黛郎其

人與。抑猶有遯迹沉影不可得而見者與居士其爲我告之。方今兩國文軌相同。往來相通。畛域之分。非復曩時比。繼自今有蹇居士而來遊者。余將東嚮速客。延之上坐。一叩其胸中之奇也。

曾劼剛云。神來興來。

代李伯相重鋟洨濱遺書序 戊寅

洨濱蔡先生詩文集十卷語錄二十卷舊有槧本今權天津縣事王炳燮校其闕佚訛舛知甯晉縣事夏子鐊重鋟諸板請序於余余覽誦一周爲之序曰唐自會昌大中以後而人才衰明自正德嘉靖以後人才雖未衰然或不能究其用或不盡衷於道蓋其時科第重而朋黨興居風氣中而能卓然不惑者寡矣唐之初設科取士爲目數十凡閎偉倜儻非常之才奮起迭用可謂極盛厥後專重進士諸科漸廢士舍帖括詩賦無所攻其術益刓惟相攀相軋爲務賢才寂寂者百餘年明太祖

以四子書文取士.其始風氣渾樸.往往根柢經史.涵泳道味.且用人之途.半由薦舉.故凡巨儒碩彥.多出爲時用.中葉以降.制藝試士既久.陳篇舊句.沿襲相仍.於是格律變而益精.風尚窮而益變.嚮之所謂根柢經史.涵泳道味者.轉覺迂而不切.末由適中度程.其高下清濁之矩.有司意爲去取.如風之漻然於長空而不可執也.是時科第既益重.豪儁之士.槁項沒齒.莫得當於一試.幸而得之.英光銳氣.耗減略盡.奚暇他求.故論者謂有明一代無學問.非無學問也.舉業累之也.然而朝野上下.習於見聞.風會所趨.牢不可破.苟非由甲科進者.仕

宦不逾常調計典不入上考暨其極敝知有師生之情誼而不計國事知有門戶之黨伐而不論是非雖其雅負時望猶蹈此失況汲汲於科第之中者乎其或嶷然不倚守正攄忠匡救百一勢孤援弱亦終不安其位以去晩世國事日棘乃拔一二異材於舉業之外猶必羣力傾排務俾顚沛而後已此其末流所錮日卽淪胥雖聖人其能振救之哉雖然其所託爲孔孟傳道之書則其說甚純無瑕其初立法取明理達意而止視夫專崇末技炫巧鬪妍而無實義者猶爲質勝於文然偏重之弊已若此矣若夫身居風氣之中廩然有以自守與世

齟齬而不悔。砥行嗚道。以終其身。爲善於鄉里。雖限於時位。澤不遐施。學未大傳。要之特立之士也。明洨濱蔡先生。早歲受業甘泉湛先生之門。不顓顓以舉業自畫。旣以嘉靖朋進士爲巡按御史。孤行其意。累劾權貴。進直言。再起再仆。歸而講學著書。篤守儒先榘矱。不務標新異以眩後進。其行義四方多宗之。豈僅稱一州一邑之鄉先生者邪。王君夏君表章前哲。以爲邦人士模式。可謂能勤其職矣。余故樂爲之序。且論晚明積習之弊。以誌余慨焉。蔡先生甯晉人。諱鑾。字天章。

曾劼剛云。抉摘晚明科第朋黨之弊。不遺餘力。此文

殆有爲而言之